

五台山寻古刹

白英

走在五台山青石铺就的小路上,如同踏着斑驳的历史足迹,1937年6月,这条路就留下了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一串脚印。曾有日本人炫耀:中国已经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,要看唐代建筑,就得到日本奈良去。梁思成偶然看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《敦煌石窟图录》,其中的《五台山图》壁画上有座“大佛光之寺”,欣喜万分。于是夫妇俩跋山涉水来到五台山寻找,唐代建筑佛光寺的发现惊动了世界。五台山不仅有我国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佛光寺,还有现存年代最早的木造建筑南禅寺,同时还保存了众多不同年代建造的古刹,因而有着“古建筑宝库”的美称。

佛光寺东西长而南北窄,布局以东西轴线为通道。风度从容,气势恢宏,优雅苍劲,淳朴高逸,像一位被遗忘的老人活在时光之外。寺内现有殿、堂、楼、阁等120余间。其中,最高一层院落矗立着建于唐大中十一年(857)的主殿东大殿;东大殿南有一砖

塔称祖师塔,为南北朝时代遗物;最下一层院落,北面有文殊殿七间,为金代建筑;还有唐代石幢两座,一座在东大殿前,一座在文殊殿前。当年林徽因为考证它们的年代,曾爬上经幢顶端细察,确认东大殿前一座经幢是唐代所建后,才确定了佛光寺的建筑年代。其余的均为明、清时期的建筑。穿过四合院尽头一个圆形拱门,爬上一串极陡的石砌台阶,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大殿便一览无余了。斑驳的大门紧闭,殿前两株古松,苍劲雄壮。大殿魁伟整饬,单檐庑殿式屋顶,面宽7间,正中五间装板门,均可开合,两尽间安直棂窗。外柱上方古朴的斗拱托着翼出深远的挑角飞檐,粗壮的柱列,直径达1米的柱础,方整结实的台基,舒展平缓的屋顶,整个大殿就像一根根千年古树撑起的伞盖,举折平缓,精致坚固。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,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,然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,支撑着

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。

梁思成林徽因上世纪30年代的考证使积淀了数千年东方文化艺术之光的佛寺惊动了世界,确凿无疑地证实:中国有唐代木构建筑,日本人的定论可以休矣!然而,距佛光寺仅50公里的唐建中二年(780)所建的南禅寺大殿,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发现,此殿因发现时间晚于佛光寺东大殿,且建造规模及复杂程度皆不如前者,所以名声没有那么响亮,但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南禅寺大殿在建筑史上的

重要性却不容忽视,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教殿堂建筑,殿内保存着唐代原貌的塑像,更属中国雕塑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
多年来,数不清的人们寻着梁思成夫妇的足迹来到五台山,来到他们心目中这个最具东方艺术魅力的盛唐历史博物馆,寻着发现者的目光完成着新的发现。尽管目睹的只是一个遗落的背影,但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一个盛世穿过历史烟云而留下的器度与胸襟。

游山西·读历史



品味古县城

张少芳

随着五一假期临近,修复了数年的太原古县城也在春天里揭开了面纱。也许是等待了太久,人们对古县城的亮相都带着企盼的心情,不仅仅是因为古县城的复原,更因为古县城承载和代表了古晋阳的历史演变,可以触摸得到古晋阳的文化传承脉络。

自春秋时期晋国正卿赵简子选址修建了晋阳城,这座城就在历史上辉煌傲世了1400多年,直到北宋赵光义的一把大火加上水淹,晋阳古城被摧毁夷为平地,直至埋没地下。明洪武八年(1375),在晋阳古城的遗址上,始建明代太原县城,仿佛涅槃重生,明代太原县城形似凤凰,也叫凤凰城。如今重修的太原古县城,再现了当年古城的雄伟壮观。

走进四方方的古县城,自然要上城墙,城墙上旌旗猎猎,城门楼、角楼古风犹存。古县志记载:“门四,东曰观澜,西曰望翠,南曰进贤,北曰奉宣,

重修的门楼完全遵循了古时的样貌。我们登上城墙时,天蓝得一碧如洗,城里城外景致一览无遗,城外缓缓流淌的护城河绕城一圈,倘若城门一关,古县城牢不可破。

城内街巷四通八达,青灰屋瓦的建筑被分割得错落有致。漫步城中,从明代始建而留存下来的古建筑历历在目,文庙、城隍庙、太山寺、县衙、察院、鼓楼、关帝庙……与想象中的古县城图一一对照,完全切合不差分毫。其中还保留不少旧居,仅看那精美木雕花的门楣和门口形态各异的守门小石狮,就可以看出明清时山西建筑的气派。进入旧居,那三进的院落里每一处角落都带着时光浸润过的痕迹,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如今各处旧居被腾空,重新受到保护,五六百年前的遗留成为人们眼中的文物再现尊严。

街巷中心渐渐热闹起来,为了配

合当年古县城的繁华,城内人流中不时出现古装商贩,有提篮小卖的村姑,有磨剪刀的工匠,有卜卦的算命先生,更有那此起彼伏叫卖的吆喝声把集市的热闹引入高潮,让人产生误入时光隧道回到古时的错觉,古晋阳文化就这样弥漫在这座重修一新的古县城。

与城中心的繁华形成反差,古城的东南角却是一处幽静所在,那是金牛湖公园。园中绿草萋萋,亭阁依山而建,长廊弯曲回环,楼轩气宇不凡,小桥依湖而立,湖边绿柳依依,游人漫步于此,无不身心俱静。秀丽的湖水就像一位温柔的女子,依傍着旁边威武的城楼,古县城的刚柔相济在春天里绘成一幅写实的中国画,让人品味无穷。

太原古县城,一扫历史烽烟带来的创痛,在修复中重获新生,2500多年的晋阳文化一脉相承。



树巷幽深

丛风

初入江苏李中水上森林景区,一座拱桥横在眼前,三拱半圆与水中倒影相交,合成三个完美的圆。走过如建在轮上的彩虹桥,就见河边泊两叶小船,船上扎起竹架,一群黑乌鸟的鸣声,脚爪抓住竹竿,屈腿盘踞,一动不动,似在小憩蓄神。待浅梦醒来,面目凶狠地跃入水底,吐出细鳞肥美的鱼来。

沿木栈道初入林中,忽然从树脚下喷出几柱白雾,林间仿佛泛起了几缕淡淡的忧伤,忧伤化不开,就在林中弥漫开来,浓一处淡一处,视线时而模糊,时而清晰,看不清对白。在这亦真亦幻的异度空间里,游人伴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,一袭袭五彩的披巾,在迷蒙中翻飞。曲终人相见,空中树枝清,冷雾散尽,天色大亮,我才看到高大的水杉直插云霄,整整齐齐地排列成几路纵队,矮矮的二月兰紧贴着地面蓬杂地铺开,间有两三丛油菜花,高低对望,黄蓝斗妍。

沿栈道兜兜转转到了码头,跨上一只竹筏,在前排的竹椅上坐定。船

工立于筏尾,撑篙的动作秉承了音乐一般悠扬的风格——缓缓地顺着竹篙向上倒着手,竹篙慢慢插入水中,待篙头顶着河底时,手掌抓住篙顶用力后压,竹筏就缓缓地启动了;接着顺杆向下缓慢倒手,将竹篙抽出水面,再沿竹篙缓慢倒手,顶着河底,用力慢撑……竹筏行驶在了一处浩荡的水面上。船工看起来东张西望漫不经心地撑着篙,竹筏却不偏不倚,准确地驶入了河边一条比竹筏略宽的水道里。

这条水道笔直远去,看不到尽头,每隔一程,又同时向两侧直伸出弄堂般的小水道,水道横平竖直,构成一个个命运的十字路口,布出了一块块垛田与一条条水道相间的迷局,令人傻傻的分不清,到底是水道分割了大地,还是垛田分割了水道。陷于迷局中的大树,命运随之逆转,逃脱了成材即被砍伐的宿命安排,蝶化为永恒的水上森林美景。一路望过去,两侧的树排成了高墙,树墙倒映在水中,暗黑的水道中心留出一线白光,如走入一条幽深而又寂寥的树巷。偶有小桥横

跨过水道,连接起水道两侧垛田上的栈道,人在桥上,船行桥底,“咱们拉不上那话话呀,哎呀招一招手”。

巷子里的居民建筑于树冠上,鸟语杂乱,奏鸣出一幅百鸟朝凤的宏大场面。弄堂深处,不时有树累弯了腰,树冠搭到对岸休息,独木桥自孤。众鸟扇动着翅膀飞离树枝,似在寻觅一个温暖的怀抱,这样的要求看起来也很高——长期的养尊处优,无需长距离飞行,早就养肥了身躯,此时想要飞,却怎么也飞不高,刚起飞就又落在不远的枝头,成了摄影爱好者对焦抢拍的目标。

竹筏驶出树巷,驶过又一处宽阔的水域,停靠在了“小九寨”——此处没有了垛田,水杉直接长在水中。一条木栈道曲折折地蜿蜒在水面上,我们在大树间穿行,“前世的五百次回眸,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,我用一千年回眸,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”。树间拉起几道绳索,串起几长串五彩的纸风车,正如顾城的诗——它们被风欺骗,徒劳地追赶夕阳。

行走湿地

王晓

湿地因在抵御洪水、调节气候、生物保护、美化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性,被誉为“城市之肾”和“绿色之肺”。江苏宝应湖湿地公园位于宝应湖与大运河之间,拥有苏北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水杉森林湿地和水质良好的宝应湖湖泊湿地,南连高邮湖,北通白马湖,动植物资源丰富,仅鸟类就达147种之多。

我们的大游船在湖面上自由徜徉,遇见成片荷花、遇见养殖网箱、遇见一望无际的水……驾驶员知晓我们的心思,该快则快,该慢则慢,时而飞翔,时而慢游。“美人红”这个品种的荷开得正艳,莲蓬粉嫩,戴荷叶帽遮阳、摘荷花、吃莲蓬,荷藕之乡就是这么大方。餐桌上的糯米糖藕、藕粉圆子、藕汁饮料,更见热情实诚。

看完荷花看水杉林,木排在林间渠道悠悠前行,艳阳高照,林子里却凉爽宜人。这片林子是当年知青栽种的,横竖成行,真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。有一片笔直冲天水杉树身上,贴着不少小袋子,问导游才知道培育的是药用铁皮石斛。铁皮石斛喜阴,对环境要求高,投资人就是看中宝应湖湿地公园的生态好。

登岸后,漫步林中,瓜蒌子满地都是,叶子上沾满了白色的鸟粪,这瓜蒌子结的小瓜我们叫狗屎瓜,叶子可当止血药。每到春季,上海、南京的很多中老年人会专程来这里挖野菜,国外的摄影爱好者会来这里拍鸟,附近少有这样有广泛吸引力的地方。

我们一进入林子,顿感心旷神怡,孩子们荡起秋千,大人们闲走闲坐,行走林间,呼吸着负氧离子含量充沛的新鲜干净